

陳毅

文集

著 林 彪

東北書店
行 印

一支運糧隊

著者	洪	林
出版者	東北	書店
發行	東北	書店
印刷者	東北	書店印刷廠

總店	瀋陽市馬路灣
分店	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齊齊哈爾、 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 平、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瓦房店

1949. 4. 初版 長. 1—5000.

一九四七年六月中旬，我從戰地回來，中途投宿在一個民姑裏。

民姑站長出發開會去了，招待股長是張芝蘭同志。他和我曾在一處工作過，知道我是搞文藝工作的。那天晚上，我們閒談起來，他笑着問我：

『怎麼樣？同志，這一趟搜集了不少材料吧？又寫了什麼東西了？』

我回答他道：『說起來慚愧得很，這幾個月光跑了腿。聽到的事情倒不少，可是一提起筆來，就什麼也寫不出來了。』

他像是忽然觸動了一件什麼事，急急的問道：『喂，我問你，運糧的事情也能寫成一本文藝作品嗎？』

『寫，只要材料充分，當然是可以寫的……』

『我告訴你，這個縣裏吳相林同志帶運輸隊出發，才復員回來。昨天晚上，他也在這裏住下的，和我們談到半夜，裏面動人的故事太多了。我在這裏後方工作，想不到一支運糧的隊伍竟能克服那麼多的困難。』接着他便把他聽來的故事說了許多給我聽。

他的這種熱情深深的激動了我，因此我沒有怎麼猶豫，就說：『好，他現在那裏？我明天晚上一天，去找他啦。』

「他還在這裏，今天出去了，明天清晨就回來，等他來的時候，我替你介紹一下就是了。」

「好吧，謝謝你！」

第二天早飯後，張芝蘭同志果然領了一位同志到我屋裏，並介紹道：「這就是吳相林同志，在運輸隊裏擔任教導員。」他又介紹了我，然後囑咐了幾句，就轉身出去了。

我邀請吳相林同志坐下，說明了我的意圖。他笑了，說：「我已經聽張芝蘭同志說過了。他是長期處在後方的，聽了這些事，大概很新鮮，其實是很平常的，恐怕你聽了，是會失望的。你要再寫出來，也不會成爲很精彩的作品。」

我說：「請你不要太謙虛，我相信人民戰爭的每一個角落，都是不平凡的。只要你把最真實的情況說出來，那麼即使你的口才不好，我的技巧不高，人們也會從平凡的文字中，看出不平凡的事蹟來的。」

「這樣吧！我先找出一件事情來啦給你聽聽，要是你覺得還行的話，我就接着談下去；要是不行，那就算了，你看怎樣呢？」

「好吧！」我表示同意。

他於是說起下面的一段故事——

●「我先講一個我們運輸隊員中的事情，作爲我們全大隊運輸故事的引子。」

「這是在我們運輸第四大隊剛集合的第五天，我們開了一個訴苦大會。當時訴苦的人很多，其中有一個劉元彬，他談的真是苦極啦！我告訴你，我是一個向來不大流淚的人，可是這回我怎麼也禁止

不住，流了一行，又流一行。我看見全場有一半以上的人，也和我一樣，流了淚。所以我先和你談談這個事。

「劉元彬是個佃戶，他已經給孟家地主當了三輩子奴才了。早先劉家也有幾畝地，但是被孟家剝削去了。這些事不去說它。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正月裏，舊政府攤派款項，一張又一張的條子下來。劉元彬的地被孟家剝削去了，可是銀兩還得他負擔，他自己一個冬天吃的是：用糠和野菜捏成的餅子，蒸熟了一碰就碎，當莊的人都叫這餅子是「慢拿一捏酥」，就在過年的時候，他也還是啃的糠窩窩。當然，一切捐項他是拿不上的。三逼四逼，挨了不少耳光，劉元彬沒有辦法，便把全家財產典乾賣淨，湊了幾塊現洋，買了一車窩貨，想推到城裏去賣。正月二十，他剛推了車子走出家門不到五里路，後面村裏派人追上來說，孟家要修砲樓，撥着劉元彬的工，叫他馬上回去。劉元彬和那些團丁爭辯了幾句，那些團丁火了，手起車翻，將劉元彬辛辛苦苦湊錢販來的盆罐全部掀到溝底，砸得稀爛。這不說，那些人套上繩子就把劉元彬綁回村裏。以後一連七八天，風裏雪裏，劉元彬餓着肚子，噙着眼淚，去給孟家財主修砲樓。村子上流行一個歌謠，是：「孟家砦，修砲樓，去得晚了頂石頭。」「孟家砦，修砲樓，歇一歇，鞭子抽」。這都是實情。有一次，劉元彬兩天沒有吃飯，修樓的時候餓昏了眼，從半截砲樓上摔了下來，不能動彈，孟家的人還說他是裝的，打了一頓，關在砲樓裏。半夜，劉元彬越想越沒有活路，下決心逃走，硬撐着跑了三里路，到了前面，一道大河攔住去路。這時正是正月寒天，河上面結了一層薄凍，劉元彬用腳試了一下，冷得刺骨。這時怎麼辦呢？回去嗎？那是死路一條；過河嗎？那還不凍個半死。劉元彬個人坐在河邊，嗚嗚的哭了。

「唉，我講得太簡單，那天訴苦會上劉元彬啦得真是動人。他講到這裏，話也說不出來了，像是

又回到十幾年前去。哭着哭着，全場一點聲音沒有，大家都像是站在那條冰凍的河邊一樣。好半天，劉元彬才接着說，他最後是咬着牙，脫了褲子，光着屁股，跳到河裏，走過河去。到了對岸，軟癱在沙灘上，拿着褲子也不會穿了，混身凍成一個冰葫蘆。向腿上一摸，一顆沙粒一個小血口。很久很久，他才爬到一家窮人家裏，暖了身子，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夜才安全逃出虎口。

『他在外面又受了好幾年的苦，到民國三十四年回家，八路軍已經來到他的家鄉。三十五年他翻了身，鬭爭了孟家地主，算了算舊債，分得了土地。他最後在訴苦會上對大夥說：「我今年整三十歲，受了二十九年的苦，才享了一年的福。難道還叫我受二遍罪嗎？還叫我下半輩子再過前半輩的日子嗎？不行，這年頭，不是魚死，就是網破，我要翻身翻到底，也就要和他幹到底！大家說，我們今天出伏苦，我們出伏爲了誰？在早我出伏，是餓着肚子去給財主家修砲樓，你們想想：去晚了，頂石頭；歇一歇，鞭子抽，那是什麼味？！我一想到那年正月裏半夜過河，凍成冰葫蘆的事情，這現在覺得，什麼事都不算苦，什麼事也是甜的了。』

『唉，他講得很有力，大家真是臘月的蘿蔔，動（凍）了心。許多人都把從前受苦受罪的事記起來了，又拿現在出伏和過去一比，思想上像是開了一扇大門。

『我對你說，這次訴苦會對於我們大隊以後的鞏固是有很大的關係的，我也常常提醒大家：「還記得訴苦會上的事情嗎？」「還記得冰凍葫蘆的味兒嗎？」「還記得劉元彬的話嗎？」好幾次證明，我一提起這些，民工們就低了頭，不吭氣了。』

吳相林同志結束了他的這一段話，然後笑着問我：『同志，怎麼樣？這個材料能不能用？』

我是一直用最快速度來作記錄的，到現在抬起我的頭，我說：『很好，很好！你啦的就是我所』

要知道的，也是讀者們所要知道的，你繼續說下去罷。」

『那麼，讓我歇一歇，我們喝杯開水吧！』

二

幾分鐘後，我又打開筆記本，聚精會神的聽着，想不遺漏吳相林同志講的每一個字。

吳相林同志靠在椅背上，慢慢的把他所領導的第四大隊的情況說給我聽。

以下全部是他說的話——

我還是從頭說起。

先請你記幾個數目字：我們第四大隊有三個中隊，九個分隊，一共是二百八十八輛小車，連同幹部，有六百二十七人。大隊長是岳雲光，原先擔任區長；我原來在縣裏做宣傳工作，這次派到這個大隊裏擔任教導員。我們兩人這次都是第一次帶領民工。

我們得到支前司令部的命令，叫在四月十一號集合，待命出發。我和岳雲光同志帶了幾個人在十號早晨就趕到集合點。

我來告訴你我們初集合時的情景。同志，我不打算光對你說好的。一切都好，這是不可能的事，我們在初集合時，情形是相當不好的。

十一號早飯後，我到大路上去看看，一輛小車的影子也沒有。回來，我和老岳商議，恐怕小車當天到不齊，這倒給我們時間，把準備工作做得更充分。老岳便又去催給養，看房子，稱鋪草，我和幾個同志在家劃登記表。到了中午，還是沒有一點動靜，我急了，走到街上看，哇，奇怪，有十多輛

車子停在大街上，可是一個人沒有。

這是來集合的車子嗎？怎麼不來隊部呢？我在小車旁邊吆喝：『推小車的人呢？那裏去了？』沒有回答。半天，胡同裏出來一個人，我問他：『你是來推車子的嗎？』『是的。』『那些人呢？』『誰知道，各人都有各人的地方。』我立刻派人去找，好久，找到十幾個人，據說，有的到親戚家裏去了，有的在莊外歇歇，有的到賣花生開舖子的那裏去了。我當時埋怨他們：『怎麼不到隊部來登記呢？』他們說：『咱不知道，叫咱到這莊咱就到這莊，誰知道你們還有個隊部。』我當時又氣又不好說，便領着他們來登記，又叫人在隊部門前插面旗子。登完記的人領到屋裏休息，小車也推到樹林子裏去了。

接着，來集合的小車紛紛到了。有的一進莊就吆喝：『誰在這兒？小車來了到那裏去？』有的一聲不響，小車一放就自己鑽到別處去了。於是我又派人在路口等着，到了黃昏時分，一共登記的有一百七十多輛小車，因為事前有準備，都安排得很好。晚飯後，又來了一輛，是個叫于家才的推着的。這人一來就引起我的注意，他滿臉剃得淨光，可是樣子看去很老，我問他的年紀，他說四十六，我問他怎麼來的？他說是『自動報名』。我懷疑他是替子出伏，他笑了一笑，指着那個拉車的說：『這不他也來了！』原來那就是他的兒子。這一下引起我的許多問題，但是他說：『過天再啦吧！』外面又來了一些人登記，我只得叫人領他去休息，我却牢牢記住于家才的名字。

十二號清晨，一下子來了七八十輛車子，看來滿街是民工，處處是小車。這時最要緊的事，是編制起來，分了班隊，指定了中隊長、分隊長，選了班長。

早飯後，大隊部通知集合，整整集合了一個半鐘頭，才到齊了，在樹林子裏坐下。岳大隊長上去

講話，沒有說到五句，後面兩三個人忽然站起來就跑。什麼事？誰也不知道。有幾個帶着恐怖的神情說：『飛機！』其實，那是見鬼，大概附近有幾輛大車過去，這就驚動起來，幸虧絕大部份民工沒有動，跑的幾個人也叫回來了。

岳大隊長開始講我們的任務，服務期間，負責人姓名，可是，忽然的，又有誰叫了一聲：『飛機！』我凝神一聽，不錯，這回是真的來了！我立刻站起來，下命令：『不許動！』可是白搭，人站起來，像一窩蜂子，用棒子一搗，到處奔跑起來。我和岳大隊長用力叫着：『在樹林裏不要緊，站住！』有幾個站住了，回頭看看我們，又撒腿跑了。

兩架重轟炸機越飛越近。但是我們的人，在山嶺上，河灘上，路上，到處跑的是。好像別處都好，就是這樹林子裏最不安全，離開這裏越遠越好。

現在在樹林子裏的不到一百人。飛機到了頭頂，馬達沉重的響着，大部份人都伏下了，但還看見個別的在山嶺上跑着。老岳對我說：『老吳，防空常識的教育今後得好好進行一下。』我却說：『這給我們一個教訓，我們這次帶的完全是新民工，什麼經驗也沒有，恐怕不僅是防空，將來問題還多哩！』飛機走了，但轉了一圈又回來。奇怪，飛機走了的時候，沒有一個動的，一聽飛機回來，又有人在跑了。

終於飛機走了，我們吹哨子集合。三個的，兩個的，懶懶散散的走到樹林子裏來。直到中午，才又集合齊了，我們迅速的編制好，回到屋裏休息。

但是還有兩個人直到下午飯時沒回來。查查登記簿，一個叫余福生，一個叫葉祥。我沒有和任何人談，可是我心裏在想：『毀了，一定跑了，剛集合起來第二天，就有人開小差，往後怎麼辦呢？』

晚飯後，我到郭繼琳的班裏，和班裏的民工們閒談。曾經爲我所注意的于家才也在這個班裏，去的時候，他正在打草墊子。我問他這幹什麼？他說：『你不知道，口袋裝了糧食，攔在車上，三撞兩磨，口袋就要破了，打個草墊攔在口袋下面，便好一些。』我知道這老頭講的話有理，便立即掏出筆記本，記了下來，準備在全隊裏號召實行。

正談着，一個人出現在門邊。青年人高波第一個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『喂，葉祥，你還敢回來，我們都當你吓回家去了哩！』

進來的葉祥毫無慚愧之色，他振振有詞的說：『那會子，你們在溝裏看不見，我在嶺頂上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飛機上坐着一個人，一直就朝着我的頭頂上開過來。我趕快爬在一棵樹下面，他像是沒找着，就繞了一個圈又飛回來，我一翻身，又躲到一塊大石頭旁邊，他又沒找着。我看他是發現了我的目標，所以趁他飛開的時候，一口氣就翻了兩道嶺……』

高波早已不耐煩，一下子截住了他的話，說：『得了，得了，那隻飛機大概在上面聞着臭烘烘的味，所以朝着你的頭頂上飛去！』一句話說得葉祥臉通紅，別人莫明其妙，只有班長郭繼琳帶着笑排解說：『不要說了，葉祥一定還沒有吃飯，趕快到伙房裏去吧！』

那天晚上，幾個中隊分隊裏的幹部，不約而同的到了隊部裏。這個說：『隊長同志，我們分隊裏出了謠言，說余福生被飛機射傷了。』那個說：『隊長同志，第六班裏的陳道生太胆小了，今天下午連飯也吃不下去了。』又一個說：『隊長同志，有人講，到了西邊蒙山上有飛機站崗，過去了就回不來。』又一個說：『隊長同志，還有說那一回飛機下面伸出一個爪子，把一輛小車勾去了。』再一個說：『隊長同志……』

我們根據這形形色色的反映，分析了民工對飛機的一切想法，規定了第二天防空教育的內容。

正當要散會的時候，通訊員領了余福生進來。大家都很高興，『你也到底回來了。』余福生一點不像葉祥，他強堆着笑臉，半吞半吐的敘述他躲飛機的經過。原來他跑了一處又一處，竟跑出駐地十八里路。事情很明白，他是一個典型的胆小鬼，我查一查登記表，他是一個小商人，一定是一個又愛財又愛命的傢伙。

把余福生打發走了，中隊分隊的幹部們也都回去，郭繼琳班長進來，他說了葉祥的詳細情況。郭繼琳和葉祥同莊，據他說：葉祥外號『臭砲』，爲人好吹牛，說話不中聽，在一個莊裏都臭過了；過去接近封建勢力，是一個狗腿子，對民主政府常說一些怪話。我叫郭繼琳特別注意對他的教育，隨時反映他的情況。

臨睡以前，我整理了當天的情況，記在我的小本子上，並特別把余福生和葉祥的爲人記載下來。全大隊的車子在十三號的早晨都到齊了。早飯後，我們便開始按支隊部頒發的整訓計劃進行工作。如進行『爲誰出伏』的教育，座談各人來出伏的思想，講防空常識，運糧常識，訂立功計劃，以及我在前面告訴你的訴苦大會等等。直到十八號的晚上，我們在莊外一個空場子上，掛上毛主席的像，進行了隆重的宣誓典禮。

經過六七天的整訓，全大隊的情況和初集合時是大不一樣了。隊伍集合時間不用十分鐘，小車子都嚴密的攔在樹林子裏，尤其在訴苦和宣誓以後，正氣初步樹立，人人都有完成任務的決心。有的說：『不立功，不回家！』有的說：『火爐裏鍊好鋼，戰爭裏出好漢！』有的說：『只要打敗了蔣賊，田邊就打了鐵牆，飯碗就添上金箍！』（意思就是說能保得住了。）這些話，我一一記了下來。

後來都成了全隊中的口號。

但是，同志，你以為事情就這樣簡單嗎？你以為單純整訓就能全部解決問題嗎？不，不是的。什麼人的思想都不是一下子就通到底的，艱苦，危險，在宣誓時的一股熱情下，是好像沒有什麼可怕的。誰都可以講：『任何』情況下，我都能保證如何如何，可是領導上千萬不要以為這樣就百事大吉。到了真正等不上給養的時候，到了除去樹林子就找不到第二處宿營地的時候，到了炸彈就落在你身旁一二百步的時候，也就是當艱苦、危險毫不容情的找到你頭上的時候，那時問題就來了，熱情可能就要變化了。這一點，我和老岳早討論過了，但是我們到底有信心，只要我們掌握得好，民工的情緒是可以堅持，而且可以向前發展的。

三

四月二十日，支隊部通知我們和另外三個大隊到某地裝糧，並命令我們第二夜向西出發。

裝糧的時候，自然有一陣紛亂。有些都擠上去，有些找不到門，有些一個勁兒要求：『够了，够了，再別裝了，口袋不結實，車子不行，人推不動……』全大隊只有劉元彬等幾個人，是再三要求：『多裝一點，多裝一點。』劉元彬那輛車子裝到二百八九十斤。其他的一般的是在二百斤左右。

二十一號晚上，我們開始西去。我們根據支隊部命令，決定這晚只走三十里路。

小車隊剛出莊的時候，一支軍隊從後面趕上來。大隊長下令：『小車靠路邊休息，等部隊過完再走。』於是民工們都坐在一旁閒起兵來。這個在叫着：『砲！砲！』那個在數機槍。民工們過去很少見到這樣多隊伍行軍，這會兒都吐了舌頭：『啊，這麼多砲！』『這麼些人，這是幾個師？』一個

走着的戰士聽了這話，把頭一歪，笑了笑，說：『幾個師？！俺這一個師還沒過完哩！』當然，這一次『閱兵』，對民工教育意義很大；但是同時，也把我們的大隊長教育了一下：這種等法，是沒有頭的，如果我們小車要一直『等隊伍走完再走』，那就等於下了道命令『原地休息到天明』！因此在半小時後，大隊長還是下令前進了。

路不算窄，可是，人也實在太多了。軍隊、牲口、小車、担架、挑子，大部分是向西去，可是也有些是向東來。沒有問題，我們前進的速度是很慢的。

大隊長在前領頭，我在後面押後。我跟着車子，慢慢的走。我這是第一次在夜裏領着民工行軍。當我看到那樣多的軍隊和老百姓湧上前綫時，我的情緒是十分興奮的。

一付担架在我們旁邊走着，其中的一個担架隊員攢着一個背包，是個圓筒形的，就像攢了個小轆軸，他走一步，背包搖一下，他又是一個駝背，大家見了，沒有一個不笑的。可是他不管，低着頭，只顧走。我隨便問問他：『同志，你是那一縣的？』他頭也不抬，只說了兩個字『振華。』我又問道：『振華縣？我怎麼沒聽說過，離這裏多遠？』他仍然沒有抬頭，說：『在渤海區，離這兒遠啦，有七八百里路。』我聽了他的答話，立刻消失了對他的背包和駝背的笑話的意思，而產生了對他的無限敬意。七八百里趕來出伏，真是山東人民的大聚會。

又有一隊挑子走過，他們扛着扁担，沒有挑東西，有的一面走，一面唱歌，有的還批評我們的車子，說：『這些小車，拉開的距離太大，真是一點也不嚴格。』我看他們確是後腳跟前脚，沒有一個拉下幾步的。

有一次，走到一個水溝旁邊，大家擠着過，忽然，撲通一聲，也不知誰掉到溝裏去了，掉下去的

人和路上的一個吵起來，那個說：『你怎麼擠我？』這個說：『我還不知道誰擠的我！』兩個罵起來，可是又聽到第三個人的聲音：『快走，快走，別在這裏吵了，大家都是來支前的。』果然，他兩個就不吵了，又各走各的路。

我不要再多說了，反正路上熱鬧極了。我是到過上海的，我覺得這山溝裏的夜，比上海的夜裏還要熱鬧。我當時想：真是全民戰爭！真是全民戰爭！你看，這條路上的每一個人，他那麼急匆匆的奔跑着，像是亂七八糟裏糊塗的，其實不然。他到那裏去？去幹什麼？爲何而來？這在每一個人心裏是明明白白的。他是爲了大家，同時也是爲了自己；他知道仗打勝了怎麼樣，打敗了又怎麼樣。在他的腦子裏，並不是什麼空洞的民主要勝利，新中國要勝利，而就是他自己要勝利！他自己，他的妻子，他的後代，都要求着戰爭的勝利。所以他們走着，跑着，不怕累，不怨苦。即使離家千里，他也如同在自己地裏，爲着個人和家庭而耕種勞動一樣。

我一邊走，一邊想，這樣走了一點多鐘，車子忽然停了。前面吆喝起來（我告訴你，民工是不大會傳口令的，有一件事，就是吆喝吆喝）：『請教導員上來！』

我趕上前去，半路上碰到第三中隊長賈得幹（他們中隊的人都叫他『加油幹』），他滿臉大汗，對我報告：『我們中隊走錯路了，和前面失了聯絡。』我問怎麼回事，他說：『路上人太亂了，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三中隊前面插進來幾輛小車，我們當是第二中隊的，就緊跟着他們走。那知道這裏歇下一間，他們是別的縣的車子，他們的目的地另是一個地方，我們跟着他們走錯了路。』

這真是麻煩事！到底在那裏走錯的呢？多走了幾里冤枉路？我們沒有辦法，只得向附近莊裏找來一個嚮導，據他告訴我們，多走了四里路，現在必須向後轉，由原路回去。民工們自然有了怨言，我

首先聽到『臭砲』葉祥在說：『推小車的腿不算腿，領導人拿咱開玩笑。』

半夜的時候，我們找上了岳大隊長和另外兩個中隊，大家休息下來。這裏靠公路很近，公路上汽車來來往往，民工們有一些還是從未見過汽車的，這時興奮的很，目光隨着這輛汽車的燈光而去，又隨着另一輛的燈光回來。

接着繼續前進。我到前面和老岳談了兩個問題，又回到隊伍的最後面，我發現最後面的一個班並沒有跟上來。

他們到那裏去了呢？我又跑到原來休息的地方，但是一個人也沒有。我真有些急了。難道又走錯了路？我走到幾條岔路的地方，大聲叫着班長的名字，可是一點回響也沒有。我在路上跑來跑去，汗浸透了我的內衣，我做開棉襖的扣子，坐在一塊石頭上，設想一切可能發生的情況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我聽到路邊上一百多步遠的地方，一間小屋裏傳出來笑聲。我拔腳就向這間屋子走去。轉到屋門口一看，十幾個人圍在那裏烤火，一個個都脫下上衣披着，露出胸膛，兩手不住的在胸前撫摸着，看樣子他們是透『忒』的。一見到我，余福生（這個胆小鬼，他也在這裏！）首先強堆着笑容，說：『隊長同志（他還弄不清我的職位！）烤烤火吧，半夜裏，怪涼的！』

我不用烤火，我肚子裏滿都是火。雖然壓住了一些，但是聲音仍然是十分嚴厲的。我問：『誰叫你們到這裏來烤火的？』別人不說話，還是余福生，他說：『咳咳，隊長，剛才休息了一會，怪涼的，我記着這屋裏有我一個親戚（他指着屋角上的一個老頭），就同大夥兒一塊過來了。一剎剎，就一剎剎，咱就趕上去了！』

我環顧屋裏每一個人，他們都低着頭，一言不發。沉默了一會，不知誰先站起來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『走吧！』就一個個都穿上衣服，出了門，到屋邊找着車子，推起來走了……

我隨着他們，一句話沒說，我考慮：應不應該處罰他們？我思想裏鬭爭。農民，散漫性，沒有集體行動的觀念；可是，這樣下去，那還了得，非處理一下不可！最後，我決定，在明天集合時，進行一次當衆批評。

將近天明的時候，人是困乏極了，路上人多，還是擠不開，山路又難走，三步一停，五步一歇。這時候雖然已是將近穀雨，天氣却還是很冷。我穿了一件小襖，還覺得涼颼颼的。民工們怪話又出來了：『走就走，歇就歇，咱是來出伏的，不是在半夜裏到這裏來挨凍的！』『這樣走路，十里頂五十里，上級一點計劃沒有。』『……』

我是在最後面的，說良心話，這一夜我走路的时间還沒有休息的時間多，天大明了，我們走到一個村邊歇下。我問了一個老鄉，離我們出發的地方有多遠？同志，你猜一猜，我們這晚走了多少路？四十里路？三十里路？不，你都沒猜對，我們一共走了二十二里。

我把後面車子安排好後，便到前面去找大隊長。走一大段路，見到我們幾輛小車；又走一段，又見到幾輛。我一直走了四五里路，才找到第二中隊；再走四五里，才找到第一中隊，問問大隊長，說『還在前面』。當我最後找到大隊長時，他第一句話對我說：『老吳，我們第一夜行軍，就超過原定計劃，多走了五里路。』我笑了笑，說：『大隊長同志，你慢一點高興，咱們小車隊現在成了腰斬一百零八段，首尾十三四里路的一條大長蟲了！』

這就是我們第一夜的嘗試。

四

第二夜，臨出發以前，我們把這條大長蟲接好了，集攏來，作了隊前講話，批評了昨夜烤火的班，然後下令出發。

這一夜的頭半夜比較好，小車子一輛緊接着一輛，平安無事的向前推着。

約莫在夜半以後，我們過沂河大橋，這一個橋，足足過了兩小時，河灘上擠滿了車子和人，熱鬧得和趕大集一樣。全體幹部都下了手，提燈籠的，拉車子的，整理橋板的。我始終站在橋頭上，照顧着全隊的過橋行動，但是正當第一中隊才過橋以後，三中隊長賈得幹氣吁吁的跑到我面前，說：「吳教導員，六班的陳道生在那裏哭着非回家不可！」我說：「你去和他好好啦啦！」他說：「不管用，他這已經回到河沿上的樹林子裏去了。」我沒有辦法，只得隨他回來，到樹林子邊一看，果然，陳道生一個人低頭在哭。

我叫了聲：「陳道生！」他一看我，越發嚎啕的大哭起來。我坐下和他談話，問他什麼事。好半天，他不說一個字，只是哭！

最後，這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帶哭着說：「俺不過河！要死死在沂河東邊！」我說：「過道河怕什麼？一道河才半里寬，幾步就走過去了……」他說：「不，俺起小沒出過遠門，東西南北沒出去過二十里路，這走了一天，俺莊後的小山已經看不見了，俺不過河！俺死也不能過沂河！」越說越哭得厲害，最後竟叫起媽來。

我好說歹說，拉他的手，撫他的肩，可是怎麼也不行。忽然，他止了哭，把我的手一甩，回頭就